

【发郊】Melting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6899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68993>.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F/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殷郊性转 , 殷娇 - Freeform , 伪养父女 , Fluff and Angst , Alternate Universe - Modern Setting , Genderswap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6 of 你当像鸟飞向一座山
Stats:	Published: 2023-09-14 Updated: 2023-09-27 Words: 4,481 Chapters: 2/?

【发郊】Melting

by [feathersinmyhair](#)

Summary

殷娇幻想有人来拯救她，因此姬发出现了。

伪养父女
私设年龄差七岁
开局殷寿祭天
殷郊性转
架空现代偏民国

Chapter 1

殷娇得知了父亲的死讯，黑白报纸上印着她的照片：十四岁的小姑娘，沉甸甸的眼睛里写满了恐惧与惊慌，家里的仆人遣散了，她穿着白色棉布的睡裙，独自一人面对闪烁的闪光灯。

父亲殷寿是朝歌出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她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奢侈生活，但从今天开始，殷娇再也不是人人羡慕的朝歌明珠了——殷寿畏罪潜逃，飞机发生空难，公主沦为孤儿。

无暇思考父亲逃走的时候为什么宁肯带上苏妲己也不愿带上她，殷娇固执相信父亲是爱她的，孤儿院的生活已经令她心力憔悴。

家中财产悉数充公，她只留下了母亲的玉镯，冰凉温润的玉环挂在纤细的手腕，殷娇时刻小心翼翼，生怕打碎了玉镯。母亲去世前说这只镯子是外婆留下来的，一共两只，现在这只传给她，另外一只则属于表哥未来的妻子。

殷娇在很小的时候见过她的表哥，姓姜名文焕，人生得和名字很像，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他用温暖的手抚摸殷娇的额头，称赞她有一双来自母亲的眼睛。殷娇盼着那温润如玉的年轻人来拯救她。

中午排队领饭时，殷娇又听见背后的男生骂她“杂种”。他带着恶意地问她，“你的父亲死了，那你的母亲呢？”殷娇知道，即使她认真解释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他还是骂她。十字出头的年纪便经历了万人追捧到遭人唾弃，殷娇躺在床上，轻轻抚摸自己的玉镯，心想她还没疯真是奇迹。

床板很硬，殷娇醒来时总是腰酸背痛。她强忍着不说，说了又要遭来老师的嫌弃。殷娇是孤儿院里最听话的孩子，一双眼睛宛如初生的小鹿，稍微有点动静就睁圆睁大，旁人见了问她，是不是害怕和父亲一样下监狱，殷娇摇摇头，说她不怕。

睡梦中殷娇才知道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她梦到孤儿院的老师撵走她，只能在街上乱走。风把沾着雨水的报纸吹到她的脚边，她捡起来读，白纸黑字写着市政府将殷娇送到朝歌孤儿院，她在孤儿院会受到平等的照顾。罪不及子女，殷寿贪污杀人是他的事，政府要靠殷娇来彰显仁慈。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殷娇在朝歌孤儿院，如果她被撵走了，没有人知道她在何处，又有谁来救她呢。

顺从也有例外，殷娇只反抗过一次。

十七号是固定理发的日子，每个小孩轮流坐在木椅上，孤儿院请来的理发师为他们修剪头发。男生一律平头，女生一律齐耳，队伍末尾中的殷娇看着一个个小女孩坐上那张木椅，跳下来时就有了一样的头发。她无措地卷着已经留到腰际的发梢，曾经乳母会给她编成各式各样的发辫，现在只好由自己绑成一个马尾。殷娇不想剪短长发，她不愿泯然众人，同样的发型让名字成为一个代号，人格与意愿被强行压榨，一切化为乌有。

殷娇死死扒着木门，指甲嵌到里面，老师将她抱走时留下血淋淋的伤疤。老师喊来两个男生摁住她，她感觉到那个骂他杂种的男生碰到了她的胸。殷娇垂着脸，不敢和别人说她受到了性侵犯。漂亮成为原罪，刚来到孤儿院的时候，调皮的男生掀开她的裙摆，她和男老师告状，老师轻蔑地问她为什么不穿裤子。在剪刀的操纵下，头发落在地上，殷娇仿佛看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涯在与她道别。

午后她最喜欢的杨老师替她包扎手指伤口，杨老师在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蝴蝶发卡，别在殷娇耳边。他和煦地说：“这样我们娇娇就和别人不一样了，还是孤儿院里最漂亮的小女

孩。”

泪水要掉不掉，殷娇瓮声瓮气地说：“我不想做孤儿院里最漂亮的小女孩，我想留回我的长头发。”

杨老师无奈地叹气，他摸摸殷娇的头顶，柔声道：“快了，等你适应了就好了，离开就好了。”

倏地，有一只麻雀落在了院里，又极快地展翅而飞。殷娇渴望地仰头看着飞走的小鸟，殷寿圈养的名贵鸟类始终得不到大小姐的青眼，现在她却羡慕一只自由自在的麻雀。

殷娇睡得很少，其他女孩的呼吸声和咳嗽声一直萦绕在她的耳边，清晨只好顶着黑眼圈听课，黑板上的算术题像天书，她看着看着就要打瞌睡。殷寿把她留在家里学习，聘请各式各样的家庭教师，唯独没有数学，父亲说那不是女孩该学的东西。因此，最简单的数学题对殷娇来说也很吃力。

随堂测验，殷娇的成绩又不及格。老师宣读成绩的时候有人在嘲笑她，殷娇假装没听见，她不欲和其他人争吵，等这堂课结束了，便可以去弹琴了。孤儿院里只有一架钢琴，杨老师给他们上音乐课的时候才会用到。杨老师喊殷娇上来弹钢琴，他教学生们唱歌。手指搭在琴键上，琴声倾泻而出，殷娇终于感觉到自己是在活着。

数学测试连续三次不及格的学生要罚禁闭，殷娇位列其中。她紧贴墙壁挨着，其他同学有点累了，偷偷活动脚腕，但是殷娇不敢，明明在孤儿院的生活已经接近稳定，她还是担心会被赶走。她知道，父亲死得极不光彩，落在她身上的厌恶眼神是因为支撑她富裕生活的金钱里藏着罪恶与血泪。

禁闭室的门开了。院长领着一个男人进来，又对殷娇招招手，语气极为亲昵：“娇娇，过来。”

殷娇不明所以地走到那人跟前，审视的眼光落在身上，男人对比手中的照片，又仔细端详殷娇的脸，最终点点头，露出一丝微不可见的笑容。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照片背面写道：“少爷让我来接小姐回家。”

——少爷，殷娇仔细揣摩这个称呼，希冀地问：“是姜家表哥派你来的吗？”

男人摇摇头，又在照片上写下一个“姬”字。

原来是姬家的少爷，殷娇努力在脑海中检索，始终回想不起自己认识什么姬姓的少爷。男人似乎有点着急，生怕殷娇不肯和他回去，殷娇却轻轻挽上了他的小臂，嗫嚅着问道：“你要带我走吗？”

反正情况不会比留在孤儿院更糟了，不管是不是表哥，总算有人来救她了。殷娇内心翻腾，胸腔里的心脏因为紧张几乎要跳出来。面前的男人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重重点头，在照片最后的角落写下：“回西岐。”

殷娇来到西岐，姬发在等她。

他见了殷娇很是激动，摸摸她的头说长高了，又问她在孤儿院有没有吃苦。

殷娇说没有。

殷娇问他：“你是代替父亲来照顾我的吗？”

姬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殷娇已经不认得他了。这个事实让姬发有些心痛，他只好点点头，“算是吧。”

殷娇又问：“那我可以叫你父亲吗？”

姬发失笑：“可我还这样年轻。”

殷娇也觉得自己这个问题带着突兀与不合理，她咬着嘴唇，脸庞羞红，“那我可以叫你小daddy吗？”

姬发在那双期盼又羞怯的眼神中败下阵来，他本想说你可以喊我哥哥，也可以喊我的名字，既然你想喊我daddy我也只好接受。反正只是一个称呼。

仆人带殷娇上楼洗澡休息，姬发传令下去，以后不要再喊他少爷了，喊他老爷。

Chapter 2

Chapter Notes

越写越透着一股民国封建味，这俩天龙人的设定很难不违和的放在现代社会呀...

殷娇在西岐安顿下来才知道称呼姬发为daddy是一件多么滑稽的事——姬发只比她大七岁。但望着姬发英武宽阔的背影，她又喊着daddy腻过去，两个音节喊起来黏糊糊的，声音沾了蜜糖一样甜。

姬发待她比殷寿还要好，带她跑马、教她射箭，只有在她数学的时候才严厉。殷娇不喜数学，姬发便亲自教她代数与几何，书桌旁放着戒尺，稍微不专心就要惩罚，可惜四年过去，戒尺从未落在过娇嫩的手心一下。姬旦指责姬发溺爱殷娇，姬发充耳不闻，气得姬旦只想上吊。

爱护殷娇，已经成为姬发的本能。

姬发长到八岁便拜别父兄、前往朝歌给殷家做事。殷寿仅此一女，姬发在诸多养子中脱颖而出，是按照赘婿的标准教养长大的。与殷娇第一次见面时姬发只有十三岁，殷寿抱来五岁的殷娇，娇娇粉雕玉琢，发辫里绑着细细的珍珠。

当时姜夫人还活着，特地召姬发到跟前细细瞧看，又时常找机会让姬发带殷娇出去玩，她摔掉的门牙还是姬发给他埋进小花园的土地里。姜夫人去世前祈求姬发一定对殷娇好，她已看出了枕边人的狼子野心，只盼着女儿将来的夫婿是个有良心的年轻人。姬发跪在病床前，对姜夫人发下重誓，心想，包办婚姻不可取，若娇娇以后遇到真正爱慕的儿郎。他一定签下离婚书。

姬发十八岁的成人礼是父兄的惨死，西岐死士给他传信，他才知道殷寿是让他做一条没有家的狗。来不及与殷娇告别，他匆匆逃回西岐，用了三年报仇。殷家倾覆后，姬发派吕公望接殷娇回家。

手下人有知道婚约的，问姬发是什么打算。

姬发想，婚约再说，他放不下年幼的殷娇，也忘不掉对姜夫人许下的诺言。

——谁知道殷娇回来后全忘了，固执地将姬发当成拯救她的小daddy。

四年过去，殷娇已亭亭玉立。

姬发亲自开汽车去女子高中外头接她，今日是吕公望母亲的生辰，他待副官如家人，六十大寿当然要前去拜寿贺礼。他停在路边等候，失落的黄昏为殷娇镀上一层琥珀色的光芒，分明穿着式样相同的校服，她硬是在人群中最光彩夺目。

殷娇松开挽着好友的臂弯，穿花蝴蝶般跑到姬发车前，两条黑亮的麻花辫一甩一甩的，灵巧活泼。殷娇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进去，欣喜地说：“怎么突然来接我啦——亲自来呢！”

姬发踩着油门，发动汽车。他开车四平八稳，绝不猛踩刹车。姬发边转方向盘边开口给殷娇解释：“今天是吕公望的母亲做寿，带你听戏。”

“噢，”殷娇应了一声，神情失落，“以为你带我去别庄玩呢，明天是星期六。”

“有戏听还不好吗？”姬发说，“采购礼物的人回来跟我说百货大楼新到了一批手表，明天带你去看看。”

殷娇仍垂着眼不说话。手表是值钱的装饰品，平常女孩有一只压箱底镇场面就够了，姬发疼她，陆陆续续添了七八只。分明没有血缘关系，不值得这样金尊玉贵的养大。她咬咬嘴唇，推辞了。

姬发狐疑地看了她一眼，殷娇只好撒娇道：“人家不想要了，下午见萍萍手腕上多了一对金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惹人喜爱，你也给我打一对吧。”

“傻姑娘，那才值多少钱？”姬发嗤笑一声，“你要是喜欢，在家里拿出金条去金铺里打。”

殷娇继续提条件，她要姬发亲自陪她去。

姬发用指节点了点方向盘，他年长殷娇许多，又当成掌上明珠亲自养了四年，听话音就知道她有心事。姬发按捺下盘问的念头，满口应下，决定吩咐吕公望去学校查查——殷娇在孤儿院生活的时间不长，但肯定受欺负了。刚回家来见到她极爱惜的长发被人随意剪去，和挖了姬发的心肝一样疼。

他知道殷娇爱漂亮，还没到打扮的年纪就在发辫里掺了珍珠，一群年纪相仿的女童里，只有她翘着脖子像高傲的天鹅。突然变成千篇一律的学生短发，殷娇一定不是自己情愿的。

问她指甲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也不说，买了法国来的甲油涂上粉嫩嫩的、亮晶晶的，表面上看不出曾经的血迹与伤痕，只是姬发回想起来仍然恼怒与懊悔，若是早分出人手去寻她就好了。

这种事情绝不允许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再次发生。

吕府正在摆酒，院子里搭起新盖的天棚，中央是个戏台，极为阔气。已经到了日暮时分，吕府还是衣香鬓影，舞台上挂着的汽油灯亮着，名角的扮相瞧得一清二楚。殷娇跟着姬发一路进来，门房极殷勤地邀请姬发坐到上首，姬发微微颌首，小厮搬来一把梨花木的椅子，放在姬发身侧。

殷娇紧贴着姬发坐下了。

许多人本是中午拜寿过就走的，因着姬府传来消息，姬发下午带着小姐过来，有的人为了借机与姬发攀谈几句便留到现在。西岐不加任何定词的小姐只有殷娇，她姓殷，来自朝歌早已覆灭的殷家，偏偏又在姬家养着。姬家不说她究竟是什么身份寄居在此，而是大张旗鼓将殷娇捧起来爱宠。没人敢在西岐驳了姬发的面子，一句含糊不清的小姐称呼殷娇，对待她仿佛对待前朝的公主。

殷娇坦然接受，她天生享受万众瞩目。殷娇对京剧不感兴趣，无聊之余用手摆弄自己垂在胸前的辫子。淡淡的眼风扫过来，姬发看她，殷娇立刻端正坐姿，装出认真欣赏的模样。

姬发暗自好笑，端起桌上的一盘豌豆黄，递给殷娇。“尝尝，下午在学校用点心了吗？”

“没有呢，”殷娇顺口捏起一块点心，小口吃着，“下午有节体育课，我本来选的马术，但是人太少，没开成课，只好改成足球，怪没意思呢。”

姬发开了头，殷娇便叽叽喳喳说了个开心。姬发听她抱怨出了一身汗，现在还感觉浑身不舒服。

鼻尖氤氲着少女天生的甜香，闻不到任何汗味，是殷娇天性爱洁。姬发心想，该买几瓶香

水遮掩了殷娇身上的香味，不能让其他人随意闻到。

一出戏咿咿呀呀唱完了，戏台上的女主角水袖一甩，含情脉脉注视着姬发。姬发侧问殷娇：“想听什么戏，这家戏班子挺有名的。”

泛着粉的指尖推开戏单子，不知姬发是来听戏的还是来看人的——殷娇赌气道：“不听了。”

不听，不听只好开席。

管家领着院子里一众人前往花厅开宴，姬发当仁不让坐在主桌，殷娇亦步亦趋跟着他。没人知道殷娇到底是姬府收养的小姐，还是姬二爷的小情人。殷娇心绪不宁，一直快快的，给吕夫人拜寿时也没精打采。好在姬发不说，没人肯挑剔她的礼数。

吕夫人又一次念叨姬发该说个媳妇的时候，殷娇再也忍不住了。她今天在学堂里听人说姬家和姜家一直都有婚事，姬发的哥哥死了，现在轮到姬发与姜家的女儿联姻了——姬发也要有他的苏姐己，和父亲一样，娶了新妇便不要她了。

烦闷慌乱中，殷娇不慎端起了姬发的酒杯，一饮而尽。姬发的白酒和她的果酒不一样，液体流过喉咙带来灼烧的痛感，从喉管痛到胃里，脸颊眼尾都烧出红色。殷娇对上姬发那双带着愠怒的瞳仁，忽然吓出了一身冷汗，没等说些什么，一阵天旋地转，殷娇失去了意识。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